

国际南社学会·南社丛书（总主编/柳无忌 第一套 主编/谷文娟 高 钰 杨玉峰）

徐蕴华、林寒碧诗文合集

周永珍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南 社 从 书

涂蕴华 菅睿碧

诗文全集

周永珍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徐蕴华、林寒碧诗文合集/周永珍编.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9

(南社丛书)

ISBN 7-80149-088-6

I . 徐… II . 周… III . ①诗歌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②词(文学)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③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IV . I21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9864 号

南社丛书

徐蕴华、林寒碧诗文合集



编 者：周永珍

责任编辑：曲翰章 雁 声

责任校对：闫晓琦

责任印制：盖永东

出版发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电话 65139963 邮编 100732)

网址：<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春雷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12.25

字 数：307 千字

版 次：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1—2000

ISBN 7-80149-088-6/I·001

定 价：20.80 元

版 权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思 所】

柳无忌

二十世纪初叶崛起于文人汇集的大江南北的提倡革命的文学团体南社，其历史距今已有八十余载，却仍能号召着国内外对人文社会科学有兴趣的人士，纷纷在各地发起南社研究，自北京至南京，包括南社发源地的江、浙、上海，乃至广东，以及香港、台湾与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远达美、欧、澳三洲。这些南社爱好者先后在海外与国内组织了南社学会^①，联合起来，以探讨和评介南社对于近代中国文学与民主革命的贡献，并扩大了南社研究的学术领域，形成一门新兴的南学。可是，经过历史的变迁，在兵马荒乱之际，除少数以外，南社作家的诗文遗著正在逐渐散失，他们的声名几将湮没无闻。因此，我们认为发扬南学有两件应做的工作：（一）我们要抢救现尚幸存的各种南社资料，把它整理出来印行问世，给予今日和来日的南社研究者以文献有征的便利；（二）我们将尽力为南学的成果培植一个读者园地，使其灿烂的累累果实，得到游园者的欣赏和赞美。

为达到这个远大的目标，国际南社学会拟订了一份《南社丛书》^② 的出版计划。今日，经过相当时间的酝酿，得到多数南学同志的支持与协助，我们高兴地盼望着这部丛书不久即可与读者

① 国际南社学会成立于 1989 年 5 月 4 日，秘书处设在香港；中国南社与柳亚子研究会于 1990 年 11 月 13 日在北京成立。南京与上海都在筹组南社研究会，广东南社研究会最近即可成立。

② 此后在本文内简作《丛书》。

见面。

根据预定计划，《南社丛书》分若干套，每套十种，陆续印行。其类别有三：（一）南社文献，亦即南社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我们所遗憾的，没有经济力量把柳亚子等编的《南社丛刻》二十二集与《新南社社刊》一册重印问世，亦未能复制胡朴安编的《南社丛选》十二册，但作为学会的贡献，我们将在《丛书》内刊出以新颖的方式、按照作品的内容分类、选择一百二十位社员的诗、词、文编成的一部篇幅浩瀚的《南社选集》。令人兴奋的是，我们最近得到了，并将首先刊行、新发现的柳亚子手编《南社丛刻》第二十三集与二十四集的未刊稿。我们拟重印南社唯一的小说集，加以增补校订；同时，我们已编出一册《南社诗话集》，以为此类著作的先声。（二）南社作家的诗、词、文遗著，包括南社发起人陈去病，与南社有密切关系的高吹万、姚石子，以及南社重要作家如林庚白、傅钝根、刘季平、沈眉若、沈颖若诸人^①。（三）有关南社的著作，从综合的南社研究以至个别的社员研究。在这方面，我们以南社的历史为研究中心，在《丛书》内即将刊出资料丰富、内容充实的《南社史长编》。此后的研究对象可扩大为南社与近代文学的关系，它对于政治、社会、文化、思想各部分的贡献，以及南社作家的评传和他们在文坛上的地位等。这些南学的重要课题，亟待研讨，期待其早日完成。

作为南学的引导，让更多读者了解南社人物的阵容，《丛书》将推出百人以上的《南社人物传》，并辅以百绝句的《南社人物吟评》。虽然出版界已有好几种有关苏曼殊与柳亚子的书籍，但是对于他们的专题研究而有特殊成绩的作品，仍将列入《丛书》之内。因此，除了印行《吴梅评传》外，我们亦拟刊出《苏曼殊

^① 柳亚子与苏曼殊的著作已有多种全集、文集、诗词集、选集等印行流传。

新传》、《苏曼殊资料集》、《柳亚子诗歌初探》等著作。

上列各书将于正在编集的第一套、第二套《南社丛书》内陆续出版。这是我们工作的开始，尚须继续努力，完成这个重印并创造南社文献的巨大计划。为争取时间，各书的付排，拟依照稿件收到的次序以定先后。这两套《丛书》亦将同时在两家出版社^①分别印行，俾得早日呈献读者之前，迎接此后其他各套丛书的问世。我们希望这份工作能有所成就；更欢迎研究南社的学人和社团与我们携手合作——南学的前途无量！

1992年5月

写于国际南社会科学成立三周年纪念

①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编例】

一、本集据《寒碧诗》、《怀旧集》、《丽白楼自选集》、《女作家自传选集》、《辛亥革命回忆录》、《柳亚子文集》、《南社丛刻》、《时报》、《时事新报》、《民国新闻》、《新华日报》、《团结报》等书报刊，以及《双燹集》、《双韵轩词草未刊稿》、《北丽吟》稿本和作者手稿整理而成。

二、本集分正编与附录共三卷。卷一为徐蕴华诗文集；卷二为林寒碧诗文集；卷三为附录，中收悼念徐蕴华、林寒碧诗文，亲友的酬唱题赠，林北丽诗文，以及徐蕴华年表、崇德徐氏世系表、凤池林氏族谱等资料，供参考。

三、本集正编中作品，按体例各自编年，顺序排列。徐蕴华诗作依其侄徐益藩所辑《双燹集》之编年顺序为主框架，其零散作品，由编者参考出版时间、历史背景、署名、墨迹、用纸等方面鉴定，予以初步编年插入其中。其词作按《双韵轩词草未刊稿》顺序排列，零散作品，亦经鉴定插入其中。林寒碧作品按《寒碧诗》及文章发表时间顺序照排。

四、本集作品凡引自出版物者，皆于文末注明出处，手稿及早期抄稿则不注。

五、作品中所涉及的人名、地名，其较罕见者，凡能查到的予以简单注释。

六、本集作品中所记历史事件，与他人所考证有不同之处，因作者徐蕴华、林寒碧已逝多年，无从征询，故仍存原貌，不予纠正，请读者自辨。

七、徐蕴华诗文中的引证有不确者，已依有关著作进行了校补。

【神州有女耀高丘】

——序徐蕴华、林寒碧、林北丽诗文合集

文怀沙

生命是感觉的载体。热爱生命者既不能、也不可能拒绝痛苦。我宁愿报痛苦以微笑。我有首律诗的结句：“难得此生味苦辛。”也许正因为生命既短暂又充满风险，所以格外显得珍贵。生命其实更是痛苦的升华。让我们大家歌颂：歌颂生命真是可爱，我爱生命爱得要死！所有刻骨铭心的理解都来自生命。真、善、美是生命的花朵；诗、歌、艺术是发扬生命的……热爱生命者，必须热爱创造生命的母亲——无所不在的慈祥的母亲哟！

诗人林北丽首先就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她太善良了。

北丽是我童年时代的朋友；是我的小老朋友或老小朋友。她命我替她的父、母和她本人的诗文合集写序，她是有足够理由的，至少有幸见过北丽令母、并曾分沐其慈光、春辉者，而今世上仅剩下我一人了。所以，我虽自知浅陋也义不容辞。但这篇序文迟迟不能交卷，一再失约。其间，因为搬家，我又犯了丢失原稿的错误，给编者周永珍女士带来诸多困难和麻烦……北丽始终不忍责备我，为此我十分内疚。一篇承诺待写的短文，竟延宕了4年之久，真是前所未有的，这又是为什么呢？

1941年12月19日下午（珍珠港事变后的第11天），在香港九龙天文台今巴利道上，日寇的子弹头透过北丽的右臂，射中林庚白的心脏——诗人倒下了！射倒的如果不是林庚白，而是文

怀沙，我这颗心就至少不会因为写这短文，思前想后，勾引起国恨家仇，在长达4年的许多深夜里，数不清有多少次掷笔长叹了。

如认真替林寒碧、徐蕴华、林北丽诗文集作序，谈何容易？至少要研究近代革命史册，追溯、把握“风雨如磐暗故园”、血溅本世纪之初的鉴湖女侠秋瑾。“百年魔怪舞蹁跹”，任何星点幸福和欢乐的来到，都要付出血的代价。我从林北丽的声音笑貌中恍惚窥见秋侠灵魂的投影。往事茫茫，哪堪回首？任何回顾、回忆，都令我为之神伤。回忆快乐的事，会因为它永远消逝而懊丧；回忆痛苦的事，又会因为它的再次闪现而怅惘。

北丽在她的《乙酉霜降夜读亚子兄十月十二日诗有感仍次旧韵兼示孟潇》一诗中注释道：“余髫年时从杭州半角山房徐元白师学七弦古琴，适与怀沙弟太夫人同寓西湖秋社，太夫人与家慈友善，爱余若女。”

林北丽小姐不能因为我小时候个子长得小、营养不良，就妄自托大称我为“弟”。但天下有些事情、有些关系很难说清楚，或者竟是根本说不清楚的。我小时候，我母亲应她的好友徐自华之邀由北京到杭州养病。我母亲对徐自华是很有敬意的。徐自华与秋瑾义结金兰，长秋侠两岁，故秋侠称之为姐。蒙徐自华青睐，我成为她的小学生，向她学习吟诗。徐自华在苏、白两堤之间，傍秋墓为秋侠建词，名为“秋社”，面对西湖、背近岳坟，风景幽美。“秋社”建筑非同等闲，院内花园，自具丘壑。有一群来自贫苦人家的女孩子由徐自华收养，并在她的慈护下生活。这群丫头都成了我的好朋友。后来徐自华的小妹——徐蕴华带着女儿林隐由崇德老家来到杭州住进秋社了，徐蕴华视姐姐徐自华为严师（蕴华曾拜秋侠为师）。我虽是小孩，却很自豪。因为我可以高攀徐蕴华为“师姐”，但我母亲不许我瞎扯，让我称徐蕴华为“小姨”。在秋社，林隐和另一个叫蒋佩贻的女孩和我喜欢

的小丫头们的身份不一样。她们是小姐。她们对我并不客气，叫我“小男孩”，我也礼尚往来，分别叫她俩为“小女孩”和“小小女孩”。“小男孩”的心始终向着小丫头们，总是对小姐们不怎么友好……

记得我的启蒙业师徐自华是1935年逝世的，只活了63岁。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举国鼎沸，许多亲友都失去了联系。是我敬仰的老诗人柳亚子于1943年由桂林写信给当时在四川教书的我，我这才知道我儿时认识的小女孩林隐长大了，并且就是嫁给林庚白的林北丽。国破家亡，我们都在战火烽烟中经历着生离死别的命运，我们的变化太大了……

林寒碧、徐蕴华、林北丽诗文集是父、母、女三人的合集。我国文学史上有过“三曹”、“三苏”这样一些诗家族，但均为男性。像北丽她们这样的诗家族，三人中竟有两位女性，恐怕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况且北丽的大姨徐自华是大诗人，北丽的丈夫林庚白也是大诗人，这样女性占先的大诗家族，更是千古罕见。林寒碧、徐蕴华、林北丽这三颗诗星不仅曾经闪烁在20世纪初叶的中国诗空中，也将永远闪烁在中国古今诗歌的银汉之上。

余生也晚，没有赶上瞻仰秋侠的光霁。但当我还是个孩子时，就有幸听秋侠的义姊徐自华绘声绘影地讲述秋瑾其人、其诗。她还为我讲解她所写纪念秋瑾的文章——《返钏记》，老太太边讲边吟哦，有时忍不住抽泣，我的童心过早地浸润在前代人丰厚的文化积累中，真所谓“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听完一节课，我经常被感动得泪流满面，回到母亲身边，日子也不像别的孩子那样轻松，母亲也自有其化作严峻的一腔怨恨，我沉重的童年真不知是如何度过的……后来，我与秋侠的女儿——王灿芝（据说她是中国第一个女飞行员）还有一面之雅。正是徐自华

教会我懂得敬爱秋瑾，我又以敬爱秋瑾的心敬爱我的恩师——徐自华。

林寒碧、徐蕴华是我的长辈；林北丽是我的同辈。在中国几千年的诗史中，有想当诗人而又当上诗人的诗人（当然也有更多想当却到死也当不上、或只限于自封为诗人的诗人）；还有根本不想当诗人而终于被公认为诗人的诗人……徐蕴华想当诗人，终于继承秋侠衣钵，成为革命的诗人；林北丽不想当诗人，但一生逃不出诗的苦海；林寒碧却是一半想当诗人，一半不想当诗人。林寒碧学诗十分认真、十分执著，专崇大谢、柳州，唐宋以下诗文不屑一读。他的诗写得不多，但十分工稳，锻句炼字，无不认真推敲。“藕芳四槛翠云遮，草尽双溪白练斜。说与丽人应不省，当年此地可移家。”他的诗写杭州西湖，出语清新，别具情趣。他更注重的是做人，是一位大好人。他忠于职守，学经济于日本，回国后当秘书、作报人。竭智尽虑，守正不阿，年仅30岁就死于英国殖民主义者汽车车轮之下。那时，拥有所谓“治外法权”（Extraterritoriality）的列强殖民者的在华暴行罄竹难书，至今思之犹令人发指！

在我的印象中，徐蕴华是个诗迷，几乎无时不在想诗、写诗。她的诗无论在数量上质量上，就其整体说，都超过英年早逝的丈夫——林寒碧。她的姐姐徐自华和秋瑾是妹妹、诗侣、更是死生不渝的战友。蕴华既认其姐为师，又拜秋瑾为师，恭恭敬敬向两位姐姐老师学做诗，也学做人，追随两位姐姐加入革命的同盟会、光复会，也紧跟姐姐加入诗人的组织——南社，在思想上和创作上都深受两位姐姐的影响。蕴华留下的大量作品中，如精选其中最出色的一部分诗词，可以毫无愧色地置之中国诗史中熠熠闪光。李清照在济南时期，也就是在北宋时期，由于生活相对优裕，诗词多趋“婉约”；后来流落江南——也就是进入南宋时

期，她满怀国恨家仇，诗词变得悲壮“豪放”了。因为她受自己诗论的制约，诗与词创作异趋，词写得清丽，诗则写得激越。徐蕴华则不然，无论诗词，均有慷慨激昂之响和清新委婉之音。她12岁便有这样的诗句：“且将刺绣暂时停，相约邻闺去踏青。行到西溪诗料好，柳荫斜系钓鱼船。”多么像山泉一股顺涧流淌。蕴华稍长，懂得忧国忧民了，动人魂魄的诗思涌向笔底：“收来越水千行泪，洒作吴天一段秋”；“残山剩水悲家国，最伤心，秋风秋雨，西冷埋骨。”应该说，革命诗人徐蕴华无愧是得秋瑾薪传的好学生。

在数学运算上，正正得正，负负也得正。在人生中，未必是两个诗人的结合就会生出一个诗人。但是，诗人林寒碧和诗人徐蕴华的结合，却生出一个真正的诗人——林北丽。北丽可谓嘎嘎独造的诗人，她与父母很不一样，似乎无须到客观实际中去挖掘诗料，从不刻意作诗，更不刻意作诗人，她漫不经心，自然而然，不矜不伐，想写就写；不想写就不著一字，更不以辞藻作态，拒绝以故实獭祭。她的丈夫林庚白，被许多人公认为南社钜子、大诗人。记得1943年4月柳亚子写信给我，内附林庚白追悼会的纪念册，刊有柳杨誉庚白的文章，其中有一段令我永难忘记的话头。庚白宣称：十年前论古今诗，老杜第一，苏轼第二，我林庚白第三；现在论诗，我林庚白第一，杜甫第二，苏轼卑卑不足道也。柳亚予以诗人的激情充分肯定庚白所论不谬。同时，又作了极为生动的补充。柳说只有当他读了林北丽的诗以后，他才发现：“徐淑清才，乃在秦嘉之上。”我不禁为之击节。丈夫诚然了不起，女中丈夫更是了不起。能在文学才能上高出丈夫一头的妻子最使我开心。君不见前有李易安，今有林北丽乎！？林庚白的诗是否比杜甫高明，且由后人评说；我同意柳亚子的说法，林北丽的诗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她确实比庚白诗写得自在些。她10岁就有传世之作，一首《寄怀达哥》，写尽求学救国和

守家事母的矛盾心情：“溪冻冰凝水不流，又携琴剑赴杭州。慈亲多病依年幼，风雪漫天懒上舟。”她敢笑、敢哭、敢作、敢当；能穷、能达、能屈、能伸。她 21 岁便自动追求和嫁给比她大一半的诗人林庚白。她得到庚白，似乎世上再没有别的东西可追求、可珍贵了，连诗也抛到九霄云外了。只有当庚白罹难后，她才又回到诗国，用她负伤的右手，把诗写得空前沉重而苍凉：“南人北客久无归，归向南都叹式微。见惯兴亡旧时燕，北朝送尽又南飞。”我以为称林北丽为近代杰出女诗人是一点也没有徇私和溢美的。

心上姓名，多登鬼录。彭殇俱往，然而我微情犹存，痴念难释。恩师徐自华课诗之音容宛在；我尊敬的林寒碧、徐蕴华抛下他俩的诗卷和爱女林北丽已经走得很远很远了。我儿时的朋友林北丽今年八十有一，尚健在人间，她间或“申申其詈予”，能被老朋友，特别是老女朋友赞美两句，或奚落两句都会带来比辛酸更为美好的“别是一般滋味”。鹈鴂先鸣，归程在望，相忘于江湖的日子不会太远了。我老来差喜活得坦荡，我认为对于每个人来说，好比一出戏，总不能老不闭幕，演个没休，那样无论对演员或观众都是受不了的。妙就妙在：“休，休！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无论如何，能把诗卷留赠后人的好人、诗人是有福的了；林寒碧、徐蕴华、林北丽是有福的了。

应命替人作序，至少行文要做到“井然有序”，能起到导读的作用就更好。但我这里写的是杂乱无章的序——无序之序，在即将结束这篇文章时，收到周永珍女士主编的新出版的《丽白楼遗集》（林庚白诗文集）。庚白是林寒碧、徐蕴华夫妇的女婿，林北丽的丈夫。粗粗翻阅了一下那洋洋洒洒约八十万言的诗集，我忽然想起杨诚斋的两句诗：“近来别具一只眼，要踏唐人最上关。”由杨诗又想起后于杨诚斋的《五灯会元》中充满禅趣的一句话：“若也检点得破，且许他顶门上具一只眼。”估计“别具”

或“独具”只眼者是双眼以外又增长一只眼罢。我不明白长那么多眼干什么？事实上瞎一只眼的人比全盲的人，从某种意义看，是更为不幸的人，因为他留下的那一只眼能看到自己的不幸。诗人们的痛苦多半来自眇一目，诗评家之所以令人讨厌，则在于双眼以外多长了一只眼——即多余的眼睛。杨万里的毛病是具有如诗评家般多长一眼，势必背上“要踏唐人最上关”的包袱了。这样的诗人太累，很难潇洒。至于头顶上开眼，何殊坐井观天，我就不信“检点得破”。

既然我把笔锋荡远了，索性再说几句题外又题内的话。

中华民族文化与万世师表孔夫子分不开，因为我曾说过一句“批孔是批不倒的，孔子与中华文化恍惚水乳交融……”浩劫中为此吃了不少苦。但我并不同意孔子的妇女观。例如《论语》记载：周武王自称他有十位帮他治理天下的臣子。孔子却明确指出只有九位，因为其中有个妇女，不能算数（见《泰伯第八》）。每一次读到这里，心里就不舒服。还有大家都习知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孔子说这些话是否深思熟虑？或是他吃了女人的亏？难以端详。但我只能像“子路不悦仲尼。”我曾就孔子妇女观的问题和梁漱溟谈论过。梁的基本论点是妇女活在世上最重要的使命就是生儿子，有一次我们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

在妇女观上我不取代表“风”的孔子，而取代表“骚”的屈原。屈原正是以妇女命运为中心、以比兴为手段的伟大个性诗人。我认为文学家、特别是诗人的水平，主要要检验他们对妇女的态度。不尊重妇女的诗人决不是第一流诗人，至少不是我心目中的第一流诗人。

我有个老朋友谭正璧，30年代初写了一本《中国妇女文学史》或《中国女性文学史》。解放初，我到上海见到受管制的谭

就向他鞠躬。我说，不管别人怎样骂你，我就是赞成你做了一件有意义的开创工作，你赞美了历史上的女性作家……

我希望不必限于写女性文学的专史。而应该出现一部堂堂正正的中国文学史，这部文学史的特点是伴随妇女相始终：始于公元前七世纪中叶，即以《载驰》作者许穆夫人开篇（她比古希腊著名爱国女诗人萨孚更早），终于本世纪鉴湖女侠秋瑾。而要想深入认识秋瑾，又必须旁及与她有密切干连的女诗人徐自华，以及徐蕴华、林北丽……单说徐蕴华，她与秋瑾的关系就太密切了。秋瑾起义前夕，向蕴华求助，蕴华不惜倾其积蓄及所有陪嫁的首饰奉献。秋瑾为之心怀起伏，奋笔书断句曰：“此别不须忧党祸，千秋金石证同盟。”连同泪巾、小影赠蕴华，仅 20 天后，秋侠就在绍兴轩亭口被清政府杀害了。恍同魂魄附体，蕴华此后的诗歌实践，其脉注间时有秋侠遗响。

我此刻正在上海的旅邸——静安宾馆——伏案疾书。北丽下午 6 时就要来取稿，匆匆拉杂写此，虽文笔粗陋，但见解不乏可资通人借鉴者存焉。是为序。

匆草于上海静安宾馆 1505 室
1997 年 4 月 5 日下午 4 时，又值清明雨似丝

附言：拙文所提及之前修，泰半皆历史人物，为便于读者，一律直呼名讳，非敢存心轻慢亵渎也。

1997 年 6 月 9 日恰逢丁丑端午节，在武汉市天安假日酒店 1705 室略加修改点定。

目 录

编例	1
序：神州有女耀高丘	文怀沙 1

第 1 卷 徐蕴华诗文集

徐蕴华诗集	3
踏青词	3
癸卯除夕寄怀寄尘姊	4
和水仙花	4
和 韵	5
乙巳冬再寄怀	5
逊清丙午春日呈鉴湖女侠秋瑾吾师	6
呈鉴湖女侠及陈伯平同志	6
冬夜偕诸同人小饮赋呈秋侠吾师	7
吊璇卿先生	7
秋社和韵	8
题兰湘姊《度针楼遗稿》	8
中秋对月寄佩忍师粤东	9
和佩忍师韵却寄	9
西湖唐庄题壁八绝索外子寒碧和韵逊清己酉春日作	10

遣兴寄寒碧	11
竹素园诸同人——和陈去病师韵	12
湖楼夕眺偕寒碧作	12
松江郊行	12
西湖秋社道暑偕寒碧外子作	13
画山题寄寒碧	13
晓行平顶山麓即景	14
秋宵对月赋此代简	14
自题小影	14
题芷畦《柳溪竹枝词》	15
除夕效吴体索外子和时寓沈阳	15
清明客思有寄亮奇	16
佚 题	16
悼亡诗十首	17
和寒碧遗诗	18
重过焦山松寥阁	19
岁暮哀感	19
丁卯五月既望，偕蒋剑农、王超凡、孙雪庐、马文夫 诸同人收回秋社，感而有作	20
民国二十四年二月二日偕诸同人恭谒先烈吕晚村先生	
遗像景仰不止敬题一律复命隐儿步韵以志纪念云尔	21
得淞儿电讯赋示达生一笑	21
重晤霜厓老友	22
感怀二律赋示浮庵	22
雨后遣兴	23
遣 兴	23